



作者简介

张守伦，四川万源人，现居成都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发表过论文、散文和诗歌。出版有《中外历史知识精析》《巴蜀掌故集萃》（合著）《心路清音》等著作，其中《老屋》（作词）等作品在央视播出；曾获得四川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和四川省报纸副刊奖。

大姐夫李哥，姓名里最后一个字是迅，我习惯叫他迅哥。

李家是个大家族，到迅哥他们正字辈这一代，人丁更是兴旺。迅哥他们这一辈有弟兄五人，他是家里老幺。哥哥们成家后，都自立门户，各顾生活去了，对于尚未未成年的迅哥，年迈的父母即便想多付出些实在的关爱，实际上也很难有那个能力。在那个靠劳动力挣工分分粮吃饭的年代，十四五岁的迅哥就成了主要劳动力。

“天干饿死手艺人”，是说在农村拥有“手艺”对于养家糊口的重要。迅哥缝蓑衣和做瓦的手艺都很有名气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缝制蓑衣和做瓦的匠人是很吃香的。大集体生产一年少有时间休闲，下雨天也得下地劳动。农村人还没有雨衣，雨天劳动蓑衣成了必须的雨具。我们那一带缝制蓑衣的材料是从棕树上刮下的棕片，衣身用棕片铺成，缝蓑衣用的线也是棕片碎成棕丝搓成的细绳。缝蓑衣是门精细的活，得有绣花的工夫，不然，缝成的蓑衣披在身上起不到防雨的作用。那时候的农村，修房造屋都是用泥土夯筑或石块垒砌，用瓦覆盖屋顶。泥土和石头容易找寻和选择，瓦就艰难多了。做瓦不仅是体力活，还算得上技术含量高的一门工艺。从选泥土开始，经过踩泥、制坯、打造烧瓦的窑、将瓦坯装窑、再到烧窑出瓦，每一道工序环环关联，出不得一点闪失，否则，出不了品质过关得着的瓦。这两门手艺，迅哥技艺过硬尚且不论，他还没有一般手艺人的“怪”，吃和住随和，从不挑剔为难东家，就是在算工时收工钱上话也好说，让或送是常有的事，方圆百里都好迅哥的人缘和口碑。

亲娘弟兄姊妹间难免会发生“牙齿咬着舌头”

迅哥

的事，弟兄妯娌之间的拌嘴吵架，一代甚或两代之间记怨记恨，死不往来，在村里不是新鲜事。他们家族也免不了有这样的事情。遇逢这种事，迅哥不选边站队，不添油加醋，不拉偏架，哪怕一方是亲娘弟弟。他劝和说好，做公道的中间人。在家族中，不同辈份的人都很待见他这个“幺哥”“幺叔”“幺爷爷”。

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，三哥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弟兄姊妹中，只有大姐没有上过学。这或许是早些时候父母有重男轻女的。大姐勤劳，明事理，但没有文化，生活中“睁眼瞎”的尴尬，常有发生。每每这时，迅哥总会包容体谅，和和气气。他们家的殷实住在村里很有名气，无论是大集体生产还是后来田地到户的日子。对我们家，缺钱给钱，缺粮送粮，特别是对还在读书的我资助颇大。人们常说贤惠的女婿胜过半个儿子，这话用在迅哥身上没有半点的夸张。

近十多年里，村上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，留在家的是青一色的老人和小孩，或者是有残疾或患有病痛的人。田地撂荒，房屋垮漏的不少。迅哥和大姐把自家名下的田地种好，还把外出务工亲朋的一些田地捡过来种上，一年仅水稻就要收几千斤，小麦、油菜、红苕、洋芋、玉米等作物收成也不少。喂牛养猪养鸡养鸭也没落下，喂牛方便了耕田犁地，养的猪和鸡鸭不仅经济收入不

薄，主要的是一大家人吃上了放心肉，亲戚们也沾了不少光，享了不浅的口福。一年四季，迅哥忙完地里忙家里，少有闲暇的日子。七十岁的时候，迅哥也还是这样。然而，他家早已是过了小康，子女早已成家立业也都还孝顺。

2020年元旦这天中午，侄儿电话中说，迅哥在县城医院看病，肝和肺上有疑似恶性肿瘤，说要来省城医院诊断。我随即做好迅哥来省城看病的相关准备。然而，一个多小时过后，侄儿电话又来了，告诉我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癌细胞已转移到了全身，已是癌症晚期，不来省城医院治病了。

谁都知道癌症这个病的厉害和无情，尤其是到了晚期。在担心和挂念中，我和四哥庚及回去看望迅哥。病情的真相对迅哥和大姐是隐瞒了的，谎称是一般感冒引起的肺炎，打针吃药就会好的。迅哥感受得到这次病很重，但又相信是感冒引起的并发症，不会有大的问题发生。因为他进城看病的前一天都还能挺住伤痛，还没有停下劳动。对我们说，民间有种说法是男怕“生前”，翻过年二月十二是生日，等过了生日或许病就会好起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陪他要得很夜深，摆了许多家长里短。

正月十九十点过，我手机响了，是侄儿的电话，心里有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侄儿说迅哥早上九点五十三分“走了”。一时间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此时，恰逢疫情见迅哥最后一面，送他最后一程的念想也只能作罢！正月二十的一大早，天未亮明白，迅哥“归山”入土了。他一辈子侍候的土地，或许正等着他入土为安了吧！

蕴成先生

我家的小菜园

十多年前搬新居的时候，十来平方的露台怎么利用起来？左邻右舍有搭建成阳房的，有用砖砌起一间房来的，也有让它露在外边的。经过和家里人几番商量，我家的露台建成了一块小型的菜园，在园子的一角还栽了一棵从千里外的老家带来的香椿树苗。随着节气的变化，园子里种上适宜的蔬菜，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收获，在钢筋水泥垒起的城市森林里，享受到难得的田园情趣。

菜园不大，我尽量多种些不同的蔬菜，辣椒、四季豆、黄瓜、丝瓜、南瓜、西红柿、萝卜、白菜、葱和蒜等。同一季节的蔬菜，每一种都种上几窝。一年四季，园子随时令出新，蓬勃出生机，养眼之后，还享有收获后的口福。

近两三年，外出的日子少了，宅家的时候多了起来，对菜园的亲昵自然胜过以往的年月，拨弄园中的菜蔬心细了许多。当然，也鲜活地印证了天道酬勤这个理

儿。

当年栽下的那棵香椿苗子，已有碗口粗几米高，采摘香椿芽也好几年了。清明前后香椿树的枝头上开始冒苞发芽，谷雨前后香椿树的枝头上尽是紫红色肥嫩鲜美的椿芽，香味浓郁，惹人喜爱。往年采摘不过一两次，今年间隔一周就可采摘一次，已不下四五次了。采下的椿芽一次难以吃完，我用保鲜袋装好在冰箱里储存起来。椿芽的吃法很多，通常用它炒鸡蛋，味美不说，关键还很营养。不过，香椿的吃法，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的凉拌椿芽。

记事起，屋前田坎上就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都要采摘下很多的椿芽。母亲把椿芽焯水后，从泡菜坛里面捞些酸辣椒，剁成碎沫，再舀出些酸盐水，然后混合拌匀，一道凉拌椿芽就形成了。那时候油少，甚或没有，更不必说有时下那么丰富的调料，但忆及“妈妈的味道”仍垂涎不已。

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西红柿和二荆条辣椒，今年似乎特别有出息，长势蓬勃，花开繁茂。四月以来，几乎不用去菜市买就可以吃上这些新鲜的时蔬。黄瓜和二荆条辣椒我尤为喜欢。菜园里，两三天就能摘上几根黄瓜，生吃、凉拌、泡黄瓜或者煮汤，我吃了个遍。那二荆条辣椒呢，椒角细长，椒尖成“J”型弯钩，晶莹碧绿，摘下嫩嫩的“二荆条”，炒一盘“煎辣椒”，味蕾大开，饭也会多吃上两碗。疫情的波及和影响对我们也不小。女婿从南充回来，健康码突然变成了“黄码”，全家人宅家隔离的那几天，小菜园在这“危难”的时候成了我家的蔬菜供给站，出力帮忙不小，说得上功莫大焉。

自从有了都江堰，成都平原自流灌溉，沃土水美，千百年来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，誉享天府，

天底下最大的事莫过于有饭吃。“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粮为主”。

中师的那些记忆

我初中毕业考取了万源师范学校。

1980年初，恢复考试制度没有几年。初中毕业还实行预选考试，预选上才有报考中专中师的资格。预选上又能考取的极少。考取后能吃上商品粮，毕业后国家包分配，端上“铁饭碗”。中师还可以不交生活费，给家里减轻负担，对于农村娃来说，考取中师无疑是天大的幸运，有点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的风光。

学校在万源县城东北面塔子山的半坡上。校园不大，没有围墙，校舍全是低矮的砖木结构的瓦房。实验室、图书室和食堂大多是一室多用，操场则是一座小山包平整出来的土坝子。全校三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两个班，总共不到三百人。

我所在的班有四十五位同学，来自于万源、宣汉、达县和白沙工农区。城市或是农村来的，男生还是女生，看不出对条件艰苦的畏惧或者是报怨。学制三年，选用的是四年制的教材。尽管入学时基础都不错，但要完成学业，难度和强度可以想象。不过，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势头，暗地里较着劲，下着拼的真功夫，少有怠惰或是混下去的情绪。诚然，老师的激励与悉心教导也关系极大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有些事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刮着风，下着雪。一间大教室改成的寝室里，有多张上下铺相连的高低木床，班里的男生几乎都住在里面。班主任走到每一张床前，用手探摸我们被盖的厚薄，细声叮嘱大冷的冬天里，要多穿些衣服，不要嫌衣服的新旧，穿上保暖就行。离开时，还特别提醒注意防风感冒，课业重，身体千万不能垮了。这一夜，窗外的风在不停地吼着，雪在不停地飘着。但是，心里却是暖暖的。

在半山坡上的学校，夏天热得难受冬天冷得难过，偏偏水又是一个难题。寝室旁边有一排水泥板做成的洗漱台，台面上

方横着的自来水管上装有多个水龙头，龙头里的水常常是牵成线流，即使这样还不能持续下去，流着流着就开始“滴灌”，继而滴而不滴了。厨房旁有一间低矮的棚状锅炉房，一口小锅炉烧水，早中晚用餐的时候开放。打开水限定不能用桶，只能用水瓶，每瓶付5分钱的开水费。洗脸洗脚几乎都用冷水，衣服多是到两里外的小河里去洗，冬天手脚都生冻疮，疼痛难耐，整夜难以入睡。洗澡，夏天还好将就，冬天麻烦多了，要等到周末上城边的工厂对外营业的澡堂洗，付费不说，往往买不到澡票，买到了澡票要等很久才能排上号，或者排上号，又没热水了，“英雄白跑路”的时候居多。

为此，受批评写检讨的不乏个别。不过，丢一阵子脸之后，大多淡忘。新来的校长解散了餐桌，把供给的粮和钱，转换成饭（面）票和菜票发给个人，食堂饭菜种类也多了起来。吃多吃少吃啥，自个作主，自个选择，不够吃的可以加购饭票菜票，这件事在学生心目中给新来校长加分不少。但是，问题也来了，伙食的质量和量较之前并未有多大的改观，因为吃饭，对伙食团长和后勤主任怨声爆棚，教育部门召开了座谈会，听取了意见，后来有了不小的改变。

那时候，中师毕业工作不愁，但一般都是到偏僻的山村小学任教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这一届毕业实行德育、智育、体育“三育”成绩总分排序，分配时从高到低自己选择分配去向。总分百分制计算，德育、体育占比各二十分，智育占比六十分。毕业时，县城的小学有分配名额，我总分的序次选择去县城小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幸运的是这年又有选送上大学的机会，尽管回来是到乡下中学任教。自己的学识见识，有斤几两，我心知肚明。于是，我选择了上大学继续读书。

离校的那天，去向讲授“文选与习作”的老师道别。他微笑着又不乏几分严肃地对我说，出了学校，进入社会要学会适应环境，但不要被环境把自己的棱角全部磨没了，心中应装有一枚“铜钱”，外圆内方。

“铜钱”，外圆内方？那时候，我似懂非懂。

先生一词，时下用得宽泛和廉价，我用先生这个词倒是小气和吝啬。但是，称杨蕴成老师先生，是来于我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敬仰。

三十二年前的暑假，我在四川教育学院（今成都师范学院）新都教学点上与先生初识。先生时值不惑，面容慈祥，眼里充满和善，青春不乏内敛。

教学点上的一间大教室里，没有空调，只有讲台靠门一侧有一台落地的风扇。室外的阳光白亮得刺眼，室内闷热透不过气来，四十多位同学不停地扇动着手中的扇子或者书，但还是难抵汗水的激情澎湃，应验了热得拳头揩汗的俗语，听课自然打了不少的折扣。

先生来上课的时候，那台落地的风扇被放到了教室的中间，先生让我们围坐成一个大的圆圈，让我们享受了风扇的凉风的普惠。开讲之前，先生说：“大热天来趟成都面授不容易，课时又有限，教材上的内容我不讲了，讲义上的也不讲了，我想以专题形式就重要的历史事件、人物和史学界有些争议的问题谈些个人的心得，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。”先生授课时，声调不高，和颜细语，娓娓道来。但是，析事晓理，视野宏阔，通透独到，极富吸引力，大热天里有股和煦的清风拂过心田的感觉。

1990年初，我因招聘调到双流县任教。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得到了先生许多的帮助，这帮助不只是精神和专业上的，物质上也是颇巨的。与先生接触和交往多了，对先生了解也多了起来。先生小时候因腿病残疾，高中毕业就到了工厂做工。尽管这样，先生与书为友，从未放弃学习。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，先生高考获得了全省文科第三名。上了川大历史系，毕业后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。

在教院读书的时候，我听过先生评教授的趣事。第一次评教授的机会，各项条件先生都无可争议。然而，先生觉得研究成果还难与教授相称，遂放弃了申报。先生不申报，其他老师也就只能作罢了。随后先生撰写了多篇极有分量的研究论文，在多家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后，方才申报教授评选。这件事，我问过先生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教授称谓应该是名与实相符，徒有虚名，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

每年上先生家或在外面都要聚几次。在成都，先生往往抢先就把费用预付了，原本是尽个心意，常常让我反到尴尬，过意不去。为了破他这个惯例，我故意不选择在成都，而让先生主动，以方便掌握东道主的主动权。2018年教师节前夕，约先生和江渝老师来双流小聚。江老师小先生几岁，是大学同学，又是同事，关系有如兄弟，曾任成都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。因为先生，江老师对我厚爱有加，帮助很大。餐后茶叙，聊到身体的重要，见江老师身体消瘦，气色欠佳，我问原委。江老师说，他每天坚持运动，还坚持冬泳，身体体检各项指标没发现问题。先生在一旁笑着说，适量的运动是可以健身的。我约春节我们再相聚。江老师说，春节他到新加坡与女儿女婿过节，只有过了春节“五一”回来再聚了。

“五一”之前的一天，先生电话告诉我，江老师回来就住进了医院。顿时，我很是震惊。江老师出院后，我上家中去看望了几次。后来他又住院了，就再不告诉我他住院的地方了，拒绝我的探望，理由是怕给我添麻烦。直到去世处理完后事，江师母按江老师遗嘱，才电话告诉我“江老师走了”。没能见上江老师最后一面，送上最后一程，至今内疚。

我知道先生身体不是很好，但精气神不差。他病得严重却从未对我说起过。江老师去世后，才告诉我，2013年，医院确诊先生是间质性肺炎，十多天连续输入大剂量抗生素后，免疫系统紊乱。2014年6月血小板突然降低至1，都未查出病因。激素治疗已经没有效果，后来每月需注射十多次药物才能勉强维持稳定指标。此时我幡然醒悟，前些年有几次见先生时，先生口腔、舌头及身上出现成团的乌块，问及原委，先生总是淡淡地说，血小板出了点小问题，不碍事。

先生家里藏书很多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眼睛看纸质品吃力，好几次言及其所藏书籍，特别是文史方面的，让我挑选拿走。难却先生爱意，我分三次搬走了先生不少的藏书，每一次我心里都有很难过的感受。我理解先生与自己珍藏书籍的那份依恋的情愫，以及先生把自己珍藏的书籍赠我的那份厚望。

2020年国庆前夕，先生住进了医院，因疫情，医院拒绝探望，先生说等出院了他联系我。春节前夕，先生出院了。先生身体极度虚弱，活检取样确诊已是外周T细胞淋巴癌晚期，颈部和腹腔内出现大量的包块。听说我要上家里去看望先生，师母特地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，席间先生不停地给我夹菜，盛汤，劝我不要讲礼，随便些。不时还谈笑风生，我知道先生这是让我不要担心他，看不出先生是一位已是癌症晚期的病人。

清明假期的一个晚上，接到先生儿子的电话，说先生病危，已处于昏迷状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上医院看望先生。先生从昏迷中醒来，用低微的声音说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随后，又昏迷过去了。看着被癌症折磨痛苦中的先生，我噙着泪水走出了先生的病房。

2021年5月3日，上午十点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默立在先生的灵柩前，我悲伤的情感在心里禁不住翻涌流淌。先生走了，先生的道德和文章还鲜活在人世间。